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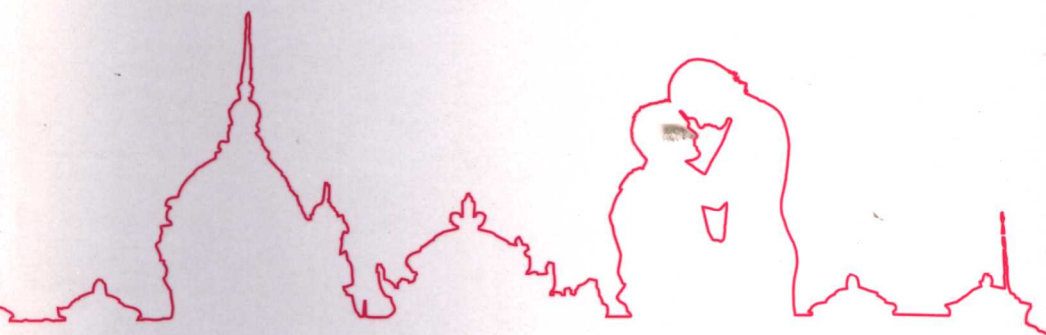
Ich schenk' dir
Monte Carlo

情系蒙特卡洛

[德国] 罗尔夫·帕尔姆 著 By Rolf Palm

高中甫 译 Gao Zhongfu

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

Ich schenk' dir
Monte Carlo

情系蒙特卡洛

[德国] 罗尔夫·帕尔姆 著 By Rolf Palm
高中甫 译 Gao Zhongfu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1-2001-2798 号

Rolf Palm

Ich schenk' dir Monte Carlo

© 1995 by edition q Verlag - GmbH, Berli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系蒙特卡洛/(德)帕尔姆著;高中甫译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02-005176-6

I. 情… II. ①帕…②高… III. 长篇小说-德国-当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5065 号

责任编辑:全保民

责任校对:刘光然

责任印制:李 博

情系蒙特卡洛

Qing Xi Meng Te Ka Luo

[德]罗尔夫·帕尔姆 著

高中甫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3

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000

ISBN 7-02-005176-6

定价 19.00 元

目 录

楔 子	玛丽·安东奈特女皇的伞	3
第一章	节日	18
第二章	风暴中的赌场	52
第三章	冒险家	111
第四章	炼狱中的爱情	162
第五章	蒙特卡洛之梦	209
第六章	继承人	283
译者后记		320

楔 子

玛丽·安东奈特女皇的伞

车夫从座位上跳了下来，摘下了礼帽并在车厢门前躬身。

车门没有打开，车夫垂下头在等待。雪花飘落在光秃秃的脑门上，溶化了，他的眼眉上，小胡子上和红色号衣上都落满了雪花。

车身上装饰的羽毛在抖动，这辆高贵的专用车在轻柔地摇动。车夫在等待，随后他用冻得弯曲的手指骨节敲了敲饰有铁花的车窗。

没有回答。

有人从赌场——这是座大型的甜面包形宫殿——门前的露天台阶上走下来，他们在静观严寒中的车夫，矜持地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这是一场戏？

两匹褐马在辕杆里用马蹄蹬踏着冻硬的石头路面。右面的一匹昂起头来，从马鬃上抖落出冰花。车夫窘迫地望着他的靴尖。他可以再次敲一下吗？

从车里传出了他主人的轻轻耳语声。在铁花窗后面响起了衣服窸窣的声音。一个少女发出了一声失望的叹息。

终于车门的把手垂了下来。车夫把门打开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们已经到了。”口气仿佛根本就没有等候这么长时间似的。

主人身穿皮大衣，屏住呼吸，从车踏板上下来，然后把他的

双手伸进车里。一个少女的苗条身形出现在车门口，她穿着皮大衣，显得非常年轻，非常窈窕。她羞赧地垂下头来，跳进向她伸出的胳膊，依偎在她的陪同者的怀里。

车夫在鞠躬，现在他可以把他的礼帽重新戴在他那被雪水浸的湿漉漉的额头上了。

这极不相称的一对步向露天台阶，向横廊走去。廊柱拱卫着赌场的大门。这位正值年富力强的先生面对阶梯上的观众，目光桀骜；那个少女紧紧地靠在她陪同者的大衣上。

是父亲和女儿在进赌场做一次小小的刺激神经的游逛，那些没有偏见的观察者都可能会这样想。但是观察者不是没有偏见的，因为谁与赌场打过交道，谁早就知道了流言：弗朗索瓦·布朗，这位冒险家，百万富翁爱上了年轻的乡村鞋匠的女儿玛丽·亨泽尔。站在阶梯上的先生们举起他们的礼帽规规矩矩地致意并在想：值得羡慕，这个家伙，这个情人太年轻了，但这种爱情是不是真的？

更衣间的仆人，急忙而熟练地帮助这位先生和女士脱掉皮大衣和摘下帽子，把勤快的两手伸向玛丽的小巧精致的伞。

“不，这把伞……请不要存！”玛丽把这把闪闪发光，有金柄的绸伞紧紧按在她那娇小的胸脯上。一个孩子，不愿交出她的布娃娃，布朗开心地在思忖。

“我请您原谅，小姐。”更衣间的仆人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但是规定……伞带进赌厅……”

“是不许可的，”他本想这样说，可对总经理的情人能说“是不许可的”吗？

弗朗索瓦出来解围了：“您做得对，好人，但您这次就算了吧，我们呆的时间不长。”

“当然，尊敬的先生，如果您这样说的话，尊敬的小姐，

请吧。”

“我说的。”

布朗把他的胳膊递给玛丽。玛丽快乐地挽了起来，并用左手握住伞的金柄。她在想，我手上有了黄金，属于我的，在我的一生里第一次。我有了黄金和一个男人，一个什么人都听从他的男人，他也属于我。我爱弗朗索瓦。我爱与弗朗索瓦在一起的生活。我爱我们的爱情。

他俩就这样进入了赌厅。

赌厅经理显然已由仆人通知，知道了他的上司的到达，他迎了上来。

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，布朗先生？”

“谢谢，这只是一次私人的拜访。”

“您希望在赌桌旁有一个座位吗？”

“谢谢了，不必！”布朗说，“您知道，我从不赌的。更不能在我自己的赌场里赌。让我自己下赌注去赢自己？”

“当然不，布朗先生。”

巨大的枝形吊灯从绘有图画的天天花板上垂了下来，成百根蜡烛在发出亮光。明镜高悬在蒙有丝制壁衣的墙上，四边镶有金色的阿拉伯花纹，发出耀眼的光华。当布朗建造他的赌场时，他毫不节省，什么时髦什么贵重，他就用什么：法国的建筑师，意大利的画家和装饰家，弗兰德的地毯和壁毯商，土耳其的金匠和银匠，布朗很仔细地研究了消费社会的口味。

玛丽感到有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。“来，”弗朗索瓦悄声地说，“我请你喝一杯香槟。”

他带她到一条红色而沉重的窗帷前的一个小矮桌旁，这条窗帷从屋角直垂到地毯。一个侍者走了过来，身穿黑色礼服，擎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有一瓶酒和两只长而窄的杯子。

“像往常一样？”穿礼服的问。

“像往常一样，”布朗说，“两杯。”

玛丽把带金柄的伞放到桌子上。她轻轻地抚摸金制伞柄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。

“噢，弗朗索瓦，我还从没有看到过这样一把伞呢。但这太疯狂了，它太贵重了。我不会在下雨时用它。”

布朗微微一笑。“它可能很贵重。但是你看看那些赌客。他们从一分钟到另一分钟输的和赢的就有这把伞值的这么多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玛丽说。“但是我觉得这总是不大可信。当我考虑到，这儿掷到绿色台布上的每一枚金币就能买到五十个面包，每个面包十个铜板……考虑到我的父亲为五古尔盾的钱币得做一双鞋……”

“玛丽，可这儿是另一些法则在主宰。至于这把伞，我可以向你展示一下，弄到这样一把伞是多么轻而易举。”

“你说过你从来不赌的？”她透过酒杯的边缘朝他望去。

“为了向你展示一下，不妨赌一把。”他指了指伞。“这样你就不必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而感到不安了。”

他招来一个赌厅的仆人，交给他四十古尔盾并说：“您为我去下注……”

他望着玛丽。

“红，”她说。

“红，”他对赌厅的仆人说，“赢了您就再押上。”

“红，”当仆人走后，玛丽说，“因为红是爱情的颜色。”

布朗把他的手放到她的手上。

“弗朗索瓦，”她说，“我今天不是说过我爱你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他说并望着她的眼睛，她的嘴。

“你说谎，”她笑着喊道，“刚才就在马车里！”

他摇摇头并装做认真回想似的。“我记不起来了。我只记得你的双手。但是你当时说了什么……”

“你要赖，弗朗索瓦！”

“你根本就无法说话，你在用你的嘴……”

“用我的嘴怎么啦？”她俯在桌上。把伞靠向他面前。她的声音变得沙哑了。“告诉我！告诉我！你知道，我多么喜欢听到！”

“可我不能在这儿……”

“但是在马车里你能！”

“那是你的过错。是你开始的。用这双该死的手。”他缓慢而有力地用他的手握住她的食指。

“你弄得我都疯了，弗朗索瓦！”她悄声地说。

“先生！”赌厅仆人站在他的面前。他摊开了双手。“经理先生，请原谅，这四十古尔盾……”

“输了？”布朗笑了。

仆人尴尬地点了点头，好像这是他的过错似的。

“第一次出红。然后下了 80。我把 80 都留在红上，这是您的指示。但是出的是黑。”

布朗从口袋掏出一张一百的钞票，递给仆人。“再来一次，”他说，“像刚才的一样。”

仆人鞠了个躬就走了。

“遗憾，”布朗说。

“你不为这四十古尔盾而后悔？”玛丽说。“但你刚才说过……”

“不后悔。”他又拿起她的手。“我认为，这是遗憾，你今天没有说过你爱我。”

“我说过。”她用一只手指尖抚摸他的袖口下的手关节。

他朝她俯下脸来，越过桌子。“玛丽，”他开始说，“我要……”

“请原谅，经理先生。”仆人的脸上流露出几乎是绝望的表情。

“又输了？”布朗问。

仆人颌首。“完全和刚才的一样。我这个人不走运。”

布朗站起身来。“您不必担心。我去把它赢回来。走，玛丽。”

他把一枚金币塞到仆人手上，挽起玛丽的胳膊，把她拽到赌桌旁。

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的钞票，把它扔到红上。小球在转，玛丽望着他，他现在脸上有了和其他赌客一样的紧张表情。他感觉到了玛丽的目光，于是朝她微微一笑。“很快就会赢到钱的。”

小球落到16上。

“16。红。双。小。”收银员宣布说。

“你看！”布朗得意地说。收银员把另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推到他的赌金上。“我把先前输的一百元又赢回来了。下一次我要把输的那四十古尔盾再赢回来，那把伞的钱就够了，还有富余，能请你吃晚饭。”

“你押在红上？”玛丽害怕地问道。

“当然。得一直跟着庄家，还有谁比庄家知道的更清楚了。”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下注！”收银员在喊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玛丽悄声说。她望着布朗押在红上的两张一百古尔盾钞票。二百古尔盾，这在她当女仆时要四个月才能赚到。

小球在滚动。“停止押注！”收银员喊道。

出了黑。

“见鬼!”布朗说。

“算了吧!”玛丽朝他耳语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二百元一张的。“来最后一次。反正我身上再也没有更多的钱了。再说刚才出了黑。现在必定出红。注意。”

有几个赌客认识布朗。另外一些人从他的出手也知道了。红上的注金都堆成了堆。庄家一定清楚他自己的轮盘机，这些人都这样想。跟着他一定不会错的。

“零!”收银员喊道。

收银员的耙子在数字格上滑动，把钞票、金币和银币都搂了过去。

“我们走吧，”玛丽说道。

“不可能，”布朗说，“如果出了零的话，那注金就要留在颜色上。如果下一轮出现红的话，那我就又赢回了我的注金。”

“但我们还是走吧!”

“不，这赌博才算真正开始。”

下一轮出现了红。布朗把他的二百古尔盾仍押在红上。从另一些赌桌过来的赌客也同样押在红上。他们期待地望着布朗。庄家属于他，庄家使他变成了百万富翁。小球一定听他的。

布朗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散的铸币，也押上了。

“玛丽，”他朝她俯下身子，“你口袋还有钱吗?”

“十个古尔盾，可是……”

“给我。”

她把铸币给了他，他把它扔在台上，消失在一大堆高额注金之中。

红。

赌客们都轻松地呼了一口气。

布朗胜利地朝玛丽看了一眼。“现在才真正开始呀，”他说。

收银员把赢的钱都推到红色菱形的小格子里，玛丽不敢奢望能赢钱。

“停止下注！”

小球在数字格上跌跌碰碰。

红。

“我们现在有多少了？”玛丽在问。

“四百，还有一些零钱。大概有五百吧，”布朗克气喘吁吁。

“行了！”玛丽在乞求。

布朗摇摇头。“这才是一轮下来，”他说，“下面要连续不断地出现同一颜色。谁现在留在红上，谁就成了富翁。”

玛丽摇摇头。“可弗朗索瓦，你早就是个富翁了。这整个赌场是属于你的呀。”

布朗把他发热的手放在她的嘴上。“什么都别说，最亲爱的。现在不要说话。”

红。

布朗把玛丽紧紧搂到身边。赌客们都一个一个狂热地跟了上来。押在红上的成堆金币银币在成倍地增长。钞票在台上飞舞。其他赌台上几乎空无一人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下注。”

小球在滚动。玛丽感到身旁一阵剧烈的活动。布朗向其中一个收银员示意，这个收银员用他的耙子把布朗的赌注从大堆里分了出来，并迅速而灵活地把钞票和铸币推到黑上。这在赌客中激起了失望、恐惧和抗议。一些手朝押在红上的钱堆上抓去，先生们几乎自己躺在赌台上，女士们恐怖地用双手遮住面部。但是主收银员在喊：“停止下注！”已经太晚了。

布朗得意地望向四周。玛丽看到周围都是凝视布朗的敌视目

光。在某些人的眼里闪烁出的是明显的仇恨。

小球好像为了决定的时刻而无休止地转动着。它落到小格子里。发出尖厉的叫声。小球重又跳了出来，像折磨人一样撞来撞去，没个准头，最后终于又停了下来。

一片笑声。13。13 是红的。

玛丽看到人们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她恨他们所有的人，赌客们心满意足地数他们赢来的钱。难得有比赢来的钱更美妙了。布朗招来经理，他来到了他的跟前，随后消失了。几秒钟之后他带着一个象牙小匣又走回来，布朗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里面。玛丽看到，那里面的钞票和金币装得满满的。

“弗朗索瓦，”玛丽说道。

“一万，”布朗说，“我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“这不好，”玛丽说。

“这反正是我自己的钱。归终说来是在我自己的赌场里。我总不能在自己的赌场里被掏空了口袋。”

玛丽不再说什么了。她一声不响地站在布朗克身边，看他如何下注，看他如何赢钱，看他如何输钱。当小匣子空了时，他让人拿来第二个。一个更大的。

“请给我弄把椅子，”他说。“弄两把。”

玛丽酸楚楚地在想，他至少没有完全忘记，我还在这儿。

现在她靠近他坐在赌台旁边，把伞放在怀里，心在跳，一直跳到嗓子眼上。

“从现在起，”他说，“我要玩整套的。不再简单地押红或黑，这种机会太简单了，初赌的人才这样。现在我要向你显示一下，怎么把输的都赢回来，一枚一枚，一张一张。到最终拿着一笔赢来的钱回家。”

“弗朗索瓦，我饿了。”

“马上，马上，最亲爱的，顶多半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就去吃大餐去。我的厨师在这儿是有名的，除了在巴黎他们做出的是最美的饭菜了。”

她不再说什么了，他也根本就没有等她的回答。他得计算如何下注。

“你看我，”他说。“我有一套办法，它天才，可同样也简单。它基于这样的事实：在轮盘上一系列数字在同一时刻是黑和双。我同时把五百古尔盾押黑和双上，五百古尔盾在头 12 个数上，即押在从 1—12 上，把五百古尔盾押在横向的 19 到 24，这就是说押在 19 到 24 之间的 6 个数上。此后我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如果出现黑，那我赢了。如果是一个双数，我赢了。就是数也许不是双或黑的话我也赢了。就说在头 12 个数或 9 到 24 之间的数，我都赢了。你懂了吗？”

“不完全懂，”玛丽说，“这一次押的太多了。红的、黑的、12 个数、双的、单的……”

“这没有什么，”布朗笑着说。“还有小和大。这是把 1—18 和第二组的 19—36 都一次押上。还有押在雪花、架理和纵栏的，但这样玩在目前没有意义。你会学会的。”

玛丽摇摇头。“我不学，我根本就不想学。”她倔犟地说。

“下注结束！”收银员喊道，轮子又转了起来，小球又在嗡嗡作响。

“我承认，”布朗悄声说，以便不去干扰其他赌客的紧张注意力，“这套作法有两个不利之处。一个是大的，一个是小的。一方面是可能出现的某些数赢的不多，只能补上所有的注金，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不会都输掉的。另一方面剩有两个数遗憾的是根本就不可能押全：这就是 25 和 27。当然还有 0 了。如果偏偏赶上出了这两个数中的一个，那真是活见鬼了。”

就真活见鬼了。

“25，红，大，单，”收银员喊道。

又输了两千古尔盾。玛丽两手抱住头，看到她面前的金银在闪光，看到钞票在飞舞，看到轮盘在旋转，看到小球在蹦跳；可她什么都不懂。布朗把他的注金加倍，让人拿来装有新的钱的新的匣子，改变套路，赢来的钱在他的面前堆了起来，赢了很多，又输了，赢的少了些，又输了。我的上帝，玛丽在想，这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它开头时是那么美好，那么愉快，那么令人迷恋……

他们起床很晚，直近中午，他俩都不能从相互搂抱中摆脱出来，不能从相互亲吻中挣脱出来，如胶似漆。随后在马车中的美妙之行，穿越冬雪的田野，他们在这辆专车的软垫中紧紧地贴在一起。

他俩在时尚商店里游逛，看看那些用天鹅绒、丝绸、花边和织锦做成的珍贵物品；当然不会买得太多，若是弗朗索瓦想买的话，那他会让商人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家里以供选择。但仅是观看、抚摸和试穿就已经是一种愉快了。后来他俩进了一家小的店铺，她在那儿发现了一把伞。

做梦都梦到一把伞。小巧精致，完全是为了玛丽，为了一个苗条温柔的姑娘做的。她立刻就爱不释手。弗朗索瓦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：她想要这把伞。可当玛丽听到价钱时，她惊呆了。八十个古尔盾！她拒绝，她抗拒，她感到羞愧，她怎能如此明显地表露出她的愿望，于是她挑剔起来，在伞上发现了一个缺点，又一个缺点……弗朗索瓦只是微笑，朝商人私下递了个眼色，把伞塞到了她的手上。啊，他太了解她了！她经常感到，他比她自己更了解她。

在他们相爱的三个月里，他唤起她身上的情感、愿望和渴

求，她直到今天仍没有把握住它们。她经常有这样的感觉，用惊奇的眼睛看到另一个我站在自己身边，观察到一个陌生的，不可理解的姑娘。

当他们重又坐在车里时，他说：“你又睁大了你的褐色的梦一般的眼睛。回到我们的世界吧。我们彼此将经历的世界美极了，比你梦想的更美。你必须永远留在我的身边。你不可以离开我……”

“我？啊，弗朗索瓦……！”她在车垫上跳了起来，扑到他的身上。“你不可说这种话。我每天早晨醒来时都怀着恐惧：他还爱我吗？他不会说：‘这场游戏是美好的，但现在已经结束了。你只是一个愚蠢的小姑娘……’”这时他用胳膊把她紧紧抱住，马车在积雪的大道上鳞鳞而行，他把她拉进怀里。

“你不可以再说这样的话了，玛丽。我看到我们在大都会里，在巴黎，在罗马，在伦敦，我们穿越宽广的大街，手挽手，所有人都在看我们，羡慕我们的幸福，可他们依然为有我们这样的爱情而感到喜悦。”

她把她娇小的，几乎是孩子般的嘴压在他的嘴唇上，她把她的双手伸进他的大衣，他的上衣里面，去感受他的温暖，自从他们相爱以来，她觉得她就藏身在这种温暖之中，而这种温暖同时使她如此激动起来。

“那些公主们呢？”她附在他耳边说。“那些百万富婆和那些公爵夫人呢？我看到了，她们坐在赌场里如何把她们的目光从轮盘机从她们的钱那儿移开，如何用她们的眼睛死盯住你。我也知道，她们在赌场前的公园里守候你，借口说她们要同你谈她们的赌钱方法或者说她们输了多少钱。我知道，她们给你写信，告诉你她们住的旅馆和她们房间的号码……”

她不再听到他都回答了什么。她只是还感觉到了他的双手。